

## 星期文库

“旧院童趣”之一

## 春花与野猫

彪 鹏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在天津狮子林大街的一个院子里长大。那院子挤挤挨挨的,烟火气裹着市井喧嚣,在我眼里,万物皆有趣,四季皆欢喜。

大都市的春天,从来性子急躁,像极了盼着长大的我,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变成大人模样。寒冬的凛冽还没彻底散尽,夏天就急着赶来,半点不肯拖沓,春天被夹在中间像钻进风箱两头受气的小老鼠。院子里的万物,也跟着春风疯了似的生长,把沉寂了一冬的大院,搅得生机盎然,满是孩童的欢喜。

邻居们都把屋内的花草搬到院中。腊梅、迎春、月季相继开放,可我偏偏不爱这些娇贵的花儿,反倒喜欢院子角落里自生自长的野花。不知哪阵风吹来的种子,就在墙根下、杂物旁、砖缝里扎了根,白色、黄色、浅紫,小小的一丛丛挤在一起开得傲然。这些花不挑土壤,不贪水肥,就靠着阳光雨露,自顾自地蓬勃生长。

我总蹲在角落看它们,心里满是好奇:它们从哪里来?小小的种子飞了多远的路,才落在这大院的角落?它们孤单吗,有没有“爸爸妈妈”?可转念一想,野花才不会像我这般想法多多,它们只管拼命长大,抓住每一缕阳光,吮吸每一滴雨露,不管环境如何,只活好当下这一刻。这份简单,反倒比盆花更让我心生敬意。

每到春天,院里的平房屋顶上,总能听到一只只“不速之客”烦躁又温柔的“喵喵”声。四处游荡的野猫吸引了我的关注。大人们说:“闹猫了。”我不解词意,妈妈告诉我:“闹猫,是猫妈妈们要孕育宝宝了。”

我家北墙有个半米宽的四方小窗,窗后是一条堆着杂物的狭窄过道,又暗又清静。有天下午,我忽然听到窗后传来断断续续的猫叫,声音轻轻的,久久不肯散去。我趴在窗台上听了好久,好奇心压过了胆怯,大着胆子推开一条窗缝,隐约看见杂物堆上的旧木箱子里,卧着一只黄白相间的大狸猫,肚子圆滚滚的,一看就是快要生宝宝了。

我家对门奶奶养着一只温顺的花猫,向来不怕人,我常去抱着抚摸和它玩耍。所以我也想凑近看看这只野猫妈妈,看它怎么生宝宝。我刚把窗户打开,狸猫猛地受惊,飞快蹿上屋顶,转眼就没了踪影。我盯着空落落的箱子,愣住了,心里怅然又有些自责,怪自己太莽撞,不该打扰它。

我退回屋内关上窗,期盼这只猫能再回来,把宝宝生下来,我暗暗保证,绝不会再去打搅它。之后的几天,我总会悄悄趴在窗口等,可那只狸猫再也没有出现。这事让我明白:大院里人和动物们彼此共生,虽然我们对它们心怀善意,但有时保持距离,给彼此留下生存的空间,反而是一种最大的尊重。

中物”,陶渊明将五个儿子的成长与成才,归咎于天命的安排。既然命运如此,不如痛快饮酒,不要停杯。他深知“醉里乾坤大,壶中日月长”,这种“一醉解千愁”的态度,正是他面对命运无常时的自我解脱与超然。

这两句诗,表面上是一种豁达的自我安慰,实则饱含着诗人深深的无奈与心酸。在那个时代,教育资源有限,家庭教育几乎全靠父母。面对儿子们的不成器,陶渊明或许尝试过各种方法去引导、教育,终究无济于事,只能将这一切归咎于命运。

唐代杜甫认为《责子》是陶渊明在批评儿子不求上进,“有子贤与愚,何其挂怀抱”,认为真正的隐士不应为子女资质耿耿于怀。宋代黄庭坚不只评杜甫借陶渊明自嘲(安史之乱后,杜甫自身漂泊困顿,子女失学,亦常生愧疚,故借评陶诗以解心中郁结),而且“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”,反倒认可陶渊明“善戏谑的慈祥老父亲形象”。

可惜,黄庭坚未能换位思考。倘若黄庭坚处于陶渊明的位置,还能如此安逸,还能展现出那般“慈祥”吗?黄庭坚曾担任知州、吏部员外郎等官职,死后被宋理宗追赠为太师,又被宋度宗追赠谥号“文节”。其长子黄相曾为北宋中奉大夫,长孙黄黼则官至贺州司理参军、吏部郎中、四川提刑,还被诰授朝散大夫,堪称世代为官。

黄庭坚只看到了陶渊明诗中表现出的戏谑与慈祥,却未能看到一个父亲所应承担的责任与自责,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。

圈,同时“瘦”下来的,还有那长年累月倔强不服输的脾性。

“大爷,我回家了啊!”

“等等,丫头,你老家哪儿的?”

“乐陵,山东乐陵!”

“对哦,我老早以前问过你是不是?我还和你说过,斗蛐蛐那会儿,我去过那个地方。人老了,不中用喽……”

“您不老,年轻着呢!”

“行了,走吧!”

还没等我转身,他接着又补了一句:“丫头,好好活!过一天算一天!”我笑笑,还是那句老话。

转身离开的瞬间,我突然反应过来,他平日出门总带着一大茶缸子水,今天却手里空空的。我心里猛地一沉,一路小跑来到马路边的超市,买了瓶低糖饮料,然后迅速往回赶。

十分钟过后,我回到原地,老先生已经没了人影儿。

## 脸红

凌小雅

早餐店,同一张长餐桌,我的斜对面坐着位男士。他用完餐后,服务员收拾时只是端走了碗与碟——走前他用餐纸细心地将桌面擦拭得干干净净。

细节见品质,在此刻具象化。我真真切切地瞧见了整个过程,看得自己脸红。

“餐饮业是服务行业,收拾好顾客用餐后的一片狼藉就是服务员分内之事,顾客哪里需要自己动手?分明是多此一举。”瞧,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最真实的想法,多么义正辞严,多么冠冕堂皇,又多么薄情寡义。好在,我还能脸红,脸红后就知道应该如何待人与做事。

## 那一刻

李霞

轮子的,找个不碍事的地儿有那么难吗!人要有公德心。公德心,三个字儿,会写不?这是个老小区,人大都七老八十了,停车挡路给别人添麻烦,这种事儿能干吗!”

那天,我一直站在他背后,听他一门心思教训人。不熟之前,我一直主观判断他前半辈子是当老师的,因为教训人真的是他的专长。估计小区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,大半都被他教训过。后来熟了常聊天,他告诉我,他当了半辈子工人,退休后在我老家附近斗了十年蛐蛐。

这一次,他的话比以前少了些,但脾气还是老样子。风打着旋儿从他的宽领上衣吹过,我坐在他对面,能感觉出一场病过后,他整个人仿佛缩了一

鲁迅曾说:“对于《红楼梦》,经学家看见《易》,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”而对东晋末辞赋家、散文家,有“田园诗派鼻祖”之誉的陶渊明的《责子》一诗,同样存在“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”的现象——诗人从中读出旷达超脱,而身为父亲的我,却从中看到了失望与无奈。

《责子》一诗,不长:“白发被两鬓,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,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,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,而不爱文术。雍端年十三,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,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,且进杯中物。”陶诗浅显易懂,直来直去,直说孩子不成才,数落五子不成器,一句话“朽木不可雕也”。

《责子》一诗约作于陶渊明44岁前后,彼时他两鬓白发,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。陶渊明自己好读书,然其五个儿子皆不喜读书、不善写作,令他深感失望。老大,16岁,懒惰之劣习竟是无人可匹敌;老二到了“志于学”的15岁,却“不爱文术”。双胞胎兄弟13岁了,“不识六与七”,语算能力弱下。老么陶通,9岁了还争吃梨与栗。而

孔融“四岁能让梨”,即懂谦让与分享。中国有句俗话说叫“三岁看大,七岁看老”,意思是从孩子三岁时的性格、脾气,即可知其长大后的人品;也可从其七岁的兴趣、爱好及能力,预判其一生的出息如何。

陶渊明家的五个儿子都不喜欢读书写字,想继承他的衣钵成为田园诗人,实属难如登天。他们“不爱文术”,若想通过仕途出人头地,这条路走不通。更何况,东晋实行“九品中正制”,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即可入仕,寒门子弟纵有才华,亦难有出头之日。

说起来,陶氏颇有些来头。其曾祖陶侃(尚存争议,有说其为旁系亲属,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)为东晋开国元勋,官至大司马。祖父陶茂(另有一说,其名岱),做过武昌太守,至于父辈功业,陶潜只用“寄迹风云,真兹温喜”一笔带过,因其事迹已不可考。至陶渊明一代,已是家道中落,沦为寒素之族。《晋书》载其“环堵萧然,不蔽风日”。陶渊明虽以隐逸得清高耿介之名,以田园诗声名远播,但这份超脱世俗的成就,非但未减其望子成龙之心,反如薪火,加剧了他对子嗣成才的热切渴望。

期望值越高,面对五个男儿的如是景况,越伤害陶渊明的自尊。难怪他要“责子”!“天运苟如此,且进杯

投寄本报副刊  
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  
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“哎!”“哎!”早晨九点,我在公园溜第二圈时,隐约听到假山后有人一直在喊我。还没等回头,脑子里的第一反应——应该是薛大爷!因为全小区只有他记不住我的名字,每次见面都扯着嗓子管我叫“哎!”

再细想,不对!薛大爷自从去年年底摔跤住院,已经很长时间没出家门了。他到底还能不能一个人爬楼,我不太确定。

下一刻,回头,验证。不高的个子,黧黑的皮肤,戴着遮阳帽,脸上的皱纹不规则地画着圈儿,再配上一副镜腿缠满胶布的眼镜——他坐在花园的石头边,人力助动车停在一旁。我脑子反应过来的那一刻,嘴巴张大,发出了一声:“薛大爷!”

“你可过来了!刚才我大老远看见你低着头走路,感觉好像是你,就等了你会一会儿!”话音刚落,我就明白,许久未见,他心里定攒了一肚子家长里短,正等着跟我好好絮叨呢。下一秒,我一屁股坐在冰凉的石头上,紧紧挨着他,攥住他那主动伸向我的右手。

细算起来,我们认识十多年了,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情景。那时,他70岁刚过,用他自己的话说,扛一袋面粉爬六楼绰绰有余。那天,我从菜市场旁的小巷子路过,只见一个右脚不太利索的老头儿昂着头掐着腰,像老师教训学生一样,正一板一眼数落一个外卖小哥:“这么大小伙子了,停个车都停不明白!又不是四个